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舊 教 育 批 判

董 渭 川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舊教育批判

第一章 爲什麼寫這本書？

生而爲人，就應該受教育，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道理。可是有的人受到教育，有的人受不到；有的人受到很多的教育，有的人根本和教育絕緣；又有的人受到一星半點，有的人則半途而廢；拿這種形形色色的現象，和任何人都承認的道理一對照，就覺得相差很遠，這豈不是值得注意的大問題嗎？

再從另一方面看：教育的作用是爲了促使國家社會乃至於世界生活之進步的，也就是給人類造幸福的；這也是任何人都承認的道理。可是事實上又是形形色色：有的教育在造就生產份子，有的教育在培養消費遊民；有的教育在增進身心健康，有的教育在戕賊身心生機；有的教育在注重集體爲公，有的教育在鼓勵散漫自私；有的教育在製造特殊階級，有的教育在力求機會均等；有的教育在麻醉人民，有的

教育在反抗統治；有的教育在侵略別人，有的教育在自求解放；有的教育在製造仇恨，有的教育在培養愛苗；……這一切，不又是值得注意的大問題嗎？

上邊提出的兩大問題，一是就人看，又一是就教育看。其實綜合起來，正是人和教育彼此相互的問題。「怎樣教育人」和「人怎樣受教育」，兩者不正是一回事嗎？

不論你把問題當一個看，抑或當兩個看，只要你把時間、空間的因素加進去，就不難找到解答；其所以不難，在於你可以從中探尋到問題的線索。

寫這本書的和看這本書的都是中國人（假如有外國人看這本書，那只是偶然的例外），這便有了空間（中國）的限制。所以這本書專談中國的教育。其中偶然也談到外國，不過那只是拿人家的教育和我們的教育作比較，是因空間不同而有所比較。

空間是離不開時間的。我們目前正面臨着一個大變革時期。社會在變，教育要不要跟着變？在這將變未變的時候，對於一向施行到今的這一套教育，當然應該了

解它的所以然，並且應該知道造成這一套教育的歷史背景，然後才可以探究出這一套教育所發生的問題，而決定教育應該怎樣變的方向，開闢出今後教育應走的新途徑來。所以就時間而論，本書所談的是目前應該變而還不會變的舊教育；但也談到將來，那就是對新教育的遠景加以瞭望。

我們一向施行的教育之所以值得談，必須談，就因為它和本章一開端就提出的那許多問題有關，而處處使中國人感覺苦惱。

尤其是根本受不到教育和稍稍和教育接觸過幾年的人，爲了我們施行至今的這一套教育，感受的苦惱更多。寫這本小書，就是要他（她）們明瞭其所以苦惱的原因，而於透澈明瞭之後，能尋求解除苦惱之道。

根本沒受到教育的人，當然無資格看這本書；年齡小的人，儘管識了若干字，也無法看懂這本書。所以這本書就以高級小學畢業以及初中程度的人作對象。假如程度高的人，也偶然翻到這本書，而承認書中談的道理，而肯用心思、用力量爲中國大多數人民解除其在教育方面所感受的苦惱，那就是作者更大的熱望了。

還有，最近接到一位在浙江省立某師範學校任教的朋友來信說：「指導青年研究教育問題，最感頭痛的就是找不到一本從實際問題出發而能深入淺出爲初學的人所寫的有趣味的讀物。」他這話確是事實。因而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同時滿足我這位朋友的需要。

第二章 教育制度及其問題

為什麼先來研討我們的教育制度？因為教育制度雖是教育的皮毛，却是現時每一個受教育的人首先接觸到的東西，並且是使每一個受不到教育的人愁眉苦臉流眼淚的東西。所以有先從制度檢討之必要。

我們一向施行的教育制度有七個特點，分述於下：

一是以「學校」為主。這意思就是：要受教育必須進學校。進學校有一定的年齡限制；進去之後，又有一定的年限畢業。

二是以「班級」為主。學校之所以不同於我國過去的私塾，最大的一點就是：學校裏把學生按相同的程度編成「班」，通常是四十或五十人一班；再按不同的程度區分「年級」，一年復一年地向上升，升到年限終了就畢業。

三是有一個步步高陞的系統。一個兒童到了學齡（滿六歲）就應該進國民學校的初級部，四年終了升高級部，再滿兩年就畢業國民學校，完成第一階段。接着往

上升入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主要有三種：一是普通中學，分初級和高級，各爲三年；二是師範學校，三是職業學校。受過中等教育之後，再升大學。因爲師範和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升大學受有限制，所以凡能受中等教育的人，由進初中，升高中，再升大學，願意走這條路者居多數。四年大學畢業之後，再進研究院，兩年畢業，才算順着這個系統，爬到頂點。有的人在大學或研究院畢業後，出洋去升入外國的大學，那雖是更上一層樓，却不在我們的系統之內了。

四是整齊劃一的。上邊所說的學校、班級、系統三者，都是經由中央教育部制爲法令，通行於全國任何省、任何縣、任何鄉村的。不單辦法一致，年齡和年限也都一致，甚至於開學和放假的日期也一致。間或在某一點上小有伸縮，那只是偶見的例外；大前提是要整齊劃一的。

五是以公立爲主。公立是對私立而言。自從我們在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就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學校要由公家（也就是各級政府）設立。於是國民學校的設立權屬於縣，中等學校的設立權屬於省，高等學校的設立權屬於中央。所以在各級

學校的名稱上，有「國立」、「省立」、「縣立」的字樣。至於私人出資設立學校，雖也在法令褒獎之列，但是在設立之前，必須取得政府的核准（就是「立案」），也就成爲例外了。

六是在制度上限定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與所費錢財之多少成比例。受國民教育雖然免費，但所免者只是「學費」，其餘書籍、文具、甚至於童子軍服等等，都還是要出錢的。受中等教育則比受國民教育出錢多，受高等教育更多。至於出洋，則不必說了。

七是以此系統的每一等級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中等學校畢業或肄業若干時，就比國民學校畢業的身份高。專科學校畢業或肄業，又比中等學校畢業的身份高。大學畢業則更高，並且有了「學士」的頭銜。因爲所代表的是身份地位，所以畢業有文憑，肄業有證明書。至於最低級的國民學校畢業或肄業，雖係初步，也比不能入學的文盲身份高。

上邊所說的這七個特點，都是人爲的，也都是從外國學來的。不過，外國的教

育制度，並非都是如此；有的只具有七個特點的一部，而非全部；還有的在某幾個特點上和我們恰相反。外國的制度無法舉述。下邊來談我們這七個特點所發生的問題。問題是十分嚴重的：

一是斷絕窮人受教育的機會。窮人不光缺乏金錢，同時還缺乏系統的時間。不要說中等和高等教育，就連國民學校，窮人既因為沒有為其子女買書籍、文具以至於童子軍服等等的金錢，又因為子女年齡稍大，即需要在家庭中幫助着生產勞動，無法找出四年或六年之久的系統的時間來，所以也沒法進得去。在此種情勢下，

學校和班級兩種制度，就好像用天羅地網去束縛那些無錢無閒的人。那些人既不能又不敢走進天羅地網，就只有站得遠遠地看着有錢有閒的公子小姐向天羅地網裏鑽了。中國的窮人佔大多數，於是乎佔國民大多數的窮人失學了。這固然從一方面看是經濟問題使然，但從教育制度看，根本上是從資本主義國家裏移植來的「學校」和「班級」，不適合於我們大多數窮苦的國民，不也是事實嗎？在沒有洋學堂的時候，窮人的子弟還可以進「私塾」受教育，因為費錢既無多，而又無年限與班級的

規定，所以受教育的機會反倒比興辦學校以後多些。我這話並無恭維「私塾」的意思，只是說洋制度反倒「更」剝奪了窮人的教育機會。至於西洋，在由工業革命演進為資本主義之後，一則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二則人民因生活變動而逼出需要受教育的自覺來了，三則政府有充足的經費以大量設立學校了，所以運用由科學方法而產生的條理井然系統分明的「班級」與「學校」，易於普及了，成為普及的利器了。中國只看見人家的教育制度好，生吞活剝，不咀嚼，不消化，不變易，自無怪乎成為和窮人作對的魔障了。

二是剝奪成人受教育的機會。中國有許多跌落在教育圈外的成年男女。他（她）們在幼年因為窮，沒能入學；變為成人之後，在現制度下，還是不能入學。年長而仍舊窮的，固不要說了；年長而不窮的，想入學和能入學的，到何處去入學呢？升什麼學校呢？不錯，有為成人設立的民衆學校。但是，民衆學校不在制度以內的，是不被看作正式學校的，並且它也還是要用班級的；雖然時間短到四個月或兩個月，也還是需要系統時間的。這對於那些成人，又好比一個使他（她）們頭痛的緊

箍咒。民衆學校以及國民學校裏的成人班，到今天依然無法大量普及，從制度本身看，正是它的原因之一。進一步說，倘使某些成人能够進民衆學校受過短短幾個月的教育，因此而引起了受教育的需要與熱忱，假如再進學校，有什麼學校爲成人真正完成其應受的基本教育呢？又有什麼學校爲成人實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呢？在年齡的限制上既絲毫未爲那些失學的成年男女打算，那末這種年齡的限制，是不是專門和成年人爲難，故意剝奪那一羣羣一批批成年男女受教育的機會呢？

三是和昔日的科舉並無分別。昔日的科舉是用考試使人一級級向上升，升高一級就取得一種功名與身份地位，再升高一級則又取得一種較高的功名與較高的身份地位。現在的制度是用學校的系統一級級向上升，所升愈高，獲得的身份地位也愈高，並且大學畢業稱「學士」，研究院畢業稱「碩士」，出洋留學還可以得「博士」，這些名詞不也是「功名」嗎？其提高身份地位的作用，不等於科舉時代的「秀才」、「舉人」嗎？老百姓稱洋學堂畢業的爲「洋秀才」、「洋狀元」，不正是從老百姓的感覺上體念到其相等的意義嗎？既然兩者無別，那就應該追究「科舉」到底是爲

了什麼？在同一社會中，身份地位爲什麼要有高下？受教育以提高身份地位之目的，是什麼？或者說，辦教育以提高某些人之身份地位，爲着什麼？對於這幾個問題，要作簡單的解答，是很容易的：一句話，爲了造就「人上人」。社會之所以不平等，就因爲有「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區別。「人下人」是大多數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人，「人上人」自然就是統治、剝削、壓迫那大多數人的少數人了。這少數人想當「人上人」，光是有錢有閒還不成，還必須有當統治者的法術與護身符。而這兩種東西之獲得，除掉像過去由當兵變爲軍閥的路子之外，只有透過教育的這一條路。所以教育爲適應此需要，就有了一套科舉的制度，繼之又有了「一套洋科舉」的系統。只要你不承認社會上應該有「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區別，那麼這種與科舉無別的學校系統，就是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了。

四是根本反對自學。生而爲人，就應該受教育，這是在本書一開始就提出的道理。那麼受教育就一定要進學校嗎？不進學校就不能受教育嗎？假如一個人在家裏自修呢？或者聯合起友朋來共同研究學問呢？又或者利用圖書館、博物館等繼續不

懈地作閱覽和實驗的工作呢？照這樣，在學校系統之外，自己（不一定是一個人）鑽研，就不能在學問上有所成就嗎？古今中外靠自學而能有所成就的人，不可以找出若干來嗎？再進一步說，學問是無止境的，難道說從學校裏「畢業」，就當真畢了業嗎？順着系統爬到頂點，甚至於留洋得了博士回來，就不需要再受教育了嗎？如果「活到老，學到老」的成語含有真理，這個系統到研究院畢業而止，就不肯再負更多的責任，是不是不承認在這個制度系統之外還可以研究學問？這後一層姑且不論，單就前一問題說，不進學校不承認其有學問，實在太荒謬了。怎見得不承認？如今幹什麼都首先論資格、驗文憑，如果不是學堂畢業，或者其畢業資格是低級的，就處處碰壁，這不就是單拿資格文憑衡量學問嗎？我的朋友中，常有中學未畢業而在某種學問上經自學而造詣成專家的，可是動輒要他們拿文憑，拿不出就不許其做某事，或者減低其薪水、降低其等級，這不是反對自學是什麼？既然中國大多數人因貧窮而進不起學校，或者勉強進幾天學校而不能步步高升，那麼不論從適應經濟條件的立場說，從學問無止境的觀點說，我們的教育制度都應該多方倡導自

學，鼓勵自學，儘量予自學者以便利與優待才是。然而事實上是一百個的「不」！

五是只許順着系統繼續不懈地往上爬；倘使間斷了，就再也跟不上。在中國這個社會中，連那些能够入學校的人，也免不掉因經濟不支而間斷。間斷是常情，而非例外。間斷的形勢有二：一是初級或中級學校畢業後，不能立刻接着往上升；二是連某一級的所謂畢業也等不及，只好中途輟學。照現在的制度，中間脫節一兩年，還可以勉強跟得上，也就是許可其「復學」；如果脫節到五年、八年，那就毫無辦法。無辦法的理由：一是法令不許，又一是一是年齡不合。這好比參加賽跑的人，中途停住步喘息了幾分鐘，就被取消了繼續跑的資格。然而在中國，需要停住步喘息的却又佔多數。這只是就經濟條件說。另就教育意義說呢，一個人半途離開學校，去實際工作幾年，多理解些生活意義，多獲得些生活經驗，再回校學習，不更有益嗎？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却板着冷酷無情的面孔說：任何人都必須一氣呵成，否則遭受淘汰。

六是根本抹殺人民對教育的自動精神。不論說，受教育是人民的權利，抑或是

人民的義務，而盡義務和享權利，都應該是發乎自動的。特別就教育這件事看，不鼓勵人民自動，那麼教育的意義就看不見了。假如人民不盡義務，國家政府予以強迫，自屬理之當然，但是與鼓勵自動也並不衝突。所成問題的是，自有學堂以來，一切由政府包辦，由「縣立」、「省立」、「國立」種種字樣可以證明。學校是政府辦的，經費是政府發的，教師是政府派的，一切的辦法都是政府製訂的，學生也是由政府強迫或由學校代表政府考選來的，這一套都是以政府為主體，使人民居乎被動的地位。以此之故，私人設學在中國成為偶見的例外。近年來並且把若干私立學校改為國立，益見此種要求之走極端。有些私立學校願改為國立，就因改變了性質才獲得了靠山，也就是才取得某些方便。倘使這種制度永久保持下去，那就人民永久對教育事業無興趣，是可以斷定的。

七是「削足適履」，根本忽視地方的差異。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在氣候、物產、風習、人口疏密、文化高低、經濟貧富、……種種方面，雖同在一國甚至一省之內，都是相差極遠的。教育制度，如果注意到適應各地不同的條件與特殊

的需要，必定是因地制宜參差不齊的。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光是沒有彈性，反倒製了一個整齊劃一的系統表懸在那裏，要全國各地一律照着這個表辦理，違反了這個表就不成，這不是「削足適履」嗎？例如：國民學校一律定為六年，中學又一律為六年，不管各地需要人才的緩急，又不管各地人民的窮富，這是多麼不通的限制？教育對於人尚且應該注重個別差異，對於地方反倒不承認其有個別差異，這不是胡塗？

八是單純作金錢的選擇。在都市中連進國民學校也要經過考試（雖然名曰「義務教育」），之後，升初中要考，升高中要考，升大學更要考。每一次的考試，其作用都是選擇。那麼所選擇的是什麼呢？口頭上說選擇「才力」，事實上卻是認真選擇「財力」。縱令那些考試的方法都適宜，標準都可靠，分數都公平，可是財力差的，首先就沒有照像片、繳報名費、籌措路費、準備學費以及一切長期用費的資格；其能參加考試與準備入學的，不正是那些財力高的人嗎？說各級的入學考試無形中在選擇財力，錯嗎？用考試從財力高強的人中選擇，這又是我們的教育在制度

上所欣欣得意的規定。

以上提出的八個問題，都是十分嚴重的。每一個問題，都使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傷心流淚，都使我們整個的國家社會受害無窮。這些年來，一般談改革教育制度的人，把注意力大部份安放在年限的長短上，還有些人仍在迷戀着這國那國的洋制度，實在是沒有把握我國教育制度的問題所在，實在是忽略了最根本的民主觀點。